

世界文學名著

地 塔

梅 特 林 克 著
靜 子 譯

AGLAVAINÉ AND
SELYSETTE

By
M. MAETERLINCK

Translated by
TSING TZŪ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

(一九五六)

世界文壇名著
塔 一 冊

Aglavaine and Selysette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M. Maeterlinck

英譯者 A. Sutrø

重譯者 靜 子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丁心田)

劇中人物

麥蘭德 (Meleander)

阿格娜文 (Aglavaine)

賽婭賽特 (Selysette)

梅婭格蘭 (Meligrane) —— 賽婭賽特的祖母

嬌莎林 (Little Ysaline) —— 賽婭賽特的妹妹

第一幕

(宮裏的一間屋內。梅婭格蘭的祖母在屋子盡頭的一張高背椅上睡熟了。麥蘭德與賽婭賽特同入。)

麥蘭德 我願意把炯格娜文寫來的信念給你聽：「不用出來接我，就在你們每天黃昏逗遛的屋裏等我罷——這樣，我就把我自己不當作客人來拜會你們。在我離開了那隻載我到你們這裏來的小船之後，於是我就給你們寫這封信。我們很平安舒暢地航過了海，但是在上岸以後，我才看見大街全被雨淋濕了；我想當我能够看見古宮塔的時候，恐怕太陽早已下山了吧，這個塔是我們的賽婭賽特給她寡嫂預備下作住宿的地方。」……

賽婭賽特 (拍手) 哦！太陽快下山了……看呀——她定是快到了……我願意知道到底……

麥（作手勢止住她的談話，繼續讀信）「我只看見過你一次，麥蘭德，並且正在我婚禮

的亂紛紛的當中——我可憐的婚禮啊，唉，也沒有朋友來恭賀，我們也一個朋友沒有邀請，雖然，賓客也會打擾我們所尋求的快樂。我只見過你一次，並且我們分別已經有三年多了，可是我現在放心地到你這裏來，好像我們從小就認識，好像我們曾經睡在一個搖籃裏。」……

賽（轉身四顧）嘿，奶奶還睡着哩……炯格娜文來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把他老人家叫醒麼？

麥 是的，這是她老人家的意思……

賽 她的眼睛差不多都被白髮遮掩住了……她今晚有些不舒服……呀！我要吻她……

麥 小心，別太早就把她叫醒了……（他繼續着讀信）「並且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當我來

到你那裏的時候，你一定會像一個弟弟似的來迎接我……我們彼此談話是很少的，但是你那幾句話，一直到如今我都覺得是和任何人的話都不同。」……

賽 別念得這麼快……

麥 (讀)「……以外，我是這樣熱忱地盼望擁抱賽婁賽特哩！……她一定溫柔，她一定美麗，因為她愛你而且得着你的愛。我覺得我將要比你所能愛的還更愛他，因為我知道怎樣給與人更多的愛；我曾經忍受過痛苦……但是現在我很快活，因為我已經忍受過去了；我將要能夠和你們分擔愁苦的命運所帶給我的。一切。有時候我想，我個人過去所忍受的苦痛，足以抵補我們三個人的痛苦；所以命運之神可以不用再尋求我們的苦痛了。往後，我們也可以過一種很好的生活。我們將要尋求快樂，除此以外不要什麼。我們將要用美麗來充實我們自己，來圍繞我們的周遭，讓悲哀和不幸沒有侵入的餘地；並且，如果悲哀和不幸硬要闖進來，在牠們敢叩我們門之前，牠們必定也變得美麗了。」

(門啓，小嬌莎林入。)

嬌莎林 小姐姐，我有鑰匙了，我有鑰匙了。

麥 甚麼鑰匙？

賽 開古塔的鑰匙。

麥 我以爲掉了哩……

賽 我已經另外配了一把。

麥 我希望你連這把也掉了。

賽 (看鑰匙) 呀，好大呀……不像我掉的那把。

嬌 小姐姐，他們試的時候，我正在那兒哩，他們開了三次門，又關上了……別的鑰匙都起了鏽，這把算最合適的了……可是最後一次的門很不容易闖上，因爲風正從那邊吹哩。

……今晚的風真大。你能聽見海鷗繞着塔飛；鴿子也……牠們還沒睡咧……

賽 牠們是在找我；牠們很久不見我了——兩個多禮拜了……我明天一定去看看。

嬌 帶我去麼？小姐姐？

賽 趕快乖乖地睡，我就帶你去；你的奶媽等着你哩……(嬌莎林下) 她美麗麼？

麥 誰？

賽 姆格娜文。

麥 很美……

賽 她像誰呢？

麥 她不像那一個婦人……總之，她美得特別……更奇妙，也更神聖一些；那種美不是永

遠不變的——差不多可以說是更複雜……是一種靈魂可以貫穿過去的美……

賽 我知道我不美……

麥 她要在這裏，你就不會再這樣說了。

在她面前，一個人就不能說任何一句自己不相信的，或者是沒有用的話。同她接近的東西，沒有一件不是真實的……

賽 同她接近的東西，沒有一件不是真實的……

麥 賽姆格特？

賽 麥蘭德？

麥 我們差不多一塊住了四年了，沒有麼？……

賽 暑期之末，就是四年了。

麥 你在我身邊差不多已經四年了，你常是美麗的，溫柔的，而且是這樣可愛，你唇邊嬌柔

的微笑，正表示了你內心深刻的快樂……告訴我，在這四年之中，你沒有流很多的眼淚

吧？頂多也不過流幾顆小淚珠，當你寵愛的小鳥飛去了的時候，或者當你奶奶罵了你的

時候，不然就是你愛惜的花憔悴了的時候。可是不久你的鳥飛回來了，或者奶奶饒恕了

你，於是你立刻快樂地笑着回到屋裏來，跳到我的膝上，好像剛從學校回家來的小女孩

一樣地吻我。我想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是已經很快活了；可是呢，有的時候我仍然會懷

疑到，是否我們已經真實地生活着，彼此都十分地貼近……我不知道是我沒有耐心去

追隨你呢，還是你走得很快；但是常常當我像剛才那樣和你說話的時候，你的回話却是

故意找些不相干的，我不懂的理由，好作你的護庇……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說的話怎

麼這樣明白，這樣地露骨——難道說因為我更惦念婀娜文了麼？她的信，她來到的消

息，不是已經使我們的心靈更快慰麼？——我們好像是已經彼此愛到極點了。可是，如果她在這兒，我們彼此會更能相愛，我們的愛也會更不同，而且更深刻——你不久就會看得出來的……

賽 願意愛她就愛她，我走開就是……

麥 賽婭賽特……

賽 我知道我不能明白……

麥 賽婭賽特，你是明白的，並且我知道你是——雖然你假裝着不明白——所以我才向你說這些事……你的心靈是很深的，永遠也沒有顯示給我看，你簡直是以隱藏為樂事……不要哭，賽婭賽特，我並不是在責備你……

賽 我沒有哭，我為什麼要哭呢？

麥 可是我能看出來你嘴唇的顫動……

賽 我的心早就遠遠地跑了……她曾經憂慮過，是真的麼？

麥 是真的，她的憂慮是因為你的哥哥……

賽 或者她應該受的罷……

麥 我懷疑是否一個女人能够永遠應該不快活……

賽 我的哥哥作了些甚麼事呢？

麥 她要求我不要告訴你……

賽 你們已經互通音信了麼？

麥 是的，有時這樣。

賽 怎麼你從來沒有和我說過呢？

麥 她的信來的時候，我也不止給你看過一次了，可是你好像不大願意讀哩……

賽 我不記得……

麥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……

賽 你最后一次在那裏見她的呢？

麥 我沒有告訴你，我只見過她一次麼？那回是在你哥哥宮堡的花園裏……在許多大樹

蔭蔽的底下……

賽 在黃昏時候麼？

麥 不錯，在黃昏的時候。

賽 她說些什麼呢？

麥 我們彼此沒有怎樣交談，但是我們能够覺察出來，我們倆人的生活，都有向一個目標

而去的傾向……

賽 你們接吻來着麼？

麥 什麼時候？

賽 那天黃昏……

麥 吻來着，當我離開的時候……

賽 啊！

麥 賽婭賽特，我想她在我們這兒住不了許久……

賽 不，不，我要她在這兒住……（外邊有人聲）她來了！（她跑到窗前）院裏已經有火把的光亮了。

（一時的靜默，大門開了）娜格娜文在門際出現。她一句話都沒有說地進來，站在賽婭賽特面前，定睛注視她）

麥 你們不接吻麼？

娜格娜文 好，（她在賽婭賽特的唇上接了一個長時間的吻，於是走到麥蘭德面前同樣地吻他）你也一樣……

賽 我一定要把奶奶叫醒……

娜 （注視梅婭格蘭）她睡得多末熟啊……

麥 她老人家每天都要像這樣睡幾點鐘的……胳膊癱了……走近點；她今晚想見你哩！

嫻（拿起梅婭格蘭的手，彎起來放在自己的身上）奶奶……

梅婭格蘭（醒來）賽婭賽特……（她張開眼來）啊！你是誰？

嫻 嫻格娜文。

梅 真把我嚇着了……

嫻 許我吻你麼，奶奶？

梅 你叫我奶奶？我看不大清楚……你後面是誰？

賽（走到前面來）是我，奶奶。

梅 啊！是你呀，賽婭賽特，我看不見你……把燈拿近點，我的孩子……

賽（把燈拿近，燈光恰射在嫻格娜文身上）

梅（注視嫻格娜文）啊！你長得很美……

嫻 現在我可以吻你了麼，奶奶？

梅 不用；今晚不用吻我了……我今晚特別難過。只有賽婭賽特能够侍候我，讓我沒有一

點痛苦。

姻 這就是我要學的——能够侍候你讓你沒有一點痛苦……

梅 賽婭賽特，在我入睡之前吻我罷；並且把燈拿走……我正做着一個奇怪的夢呢……

賽 （把燈拿回去）你一定要原諒她；她是非常地不舒服……

姻 賽婭賽特，有什麼要原諒的呢？你掉了東西了……掉在地板上的的是什麼東西呢？（她

拾起一個鑰匙）啊！多奇怪的鑰匙……

賽 這是我古塔的鑰匙，你不知道牠所啓示的東西哩。

姻 這個鑰匙又重又奇怪……我也帶來了一把金鑰匙，你可以看看……鑰匙是所有東

西中最美麗的，當我們還不知道牠所啓示的東西的時候……

賽 你明天就知道了……你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宮堡盡頭有一個古塔，塔台已經壞了

的？

姻 看見了，我彷彿看見一個東西破碎地掛在雲梢，星光在那牆際的罅隙裏閃着光。

賽 是的，就是牠，那就是我住的塔了——一個古老荒墟的燈塔……沒有一個人敢上去……必須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才上得去，走廊的鑰匙我已經找到了。可是後來又丟失了……現在我另外配了一個，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到那兒去。有時候我帶上嬌莎林，麥蘭德只去過一次，他覺得頭暈。這塔很高哩——你待一會兒就看見了。海就在你眼底展開，除開宮堡這一邊而外，圍繞着這座塔，波濤洶湧地捲起來，很多的海鷗都住在塔壁的罅隙裏。牠們看見我的時候，叫得格外嘹亮。還有好幾百的鴿子，有些人要把牠們關開，牠們却不離開這個塔……牠們總是又飛回來……你疲倦麼？

婀 有一點，賽婭賽特，我走的路程很遠咧。

賽 那自然……我們明天再上去；況且，今晚的風很大哩……

（一時的靜默）

麥 很奇怪，婀格娜文，我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你……可是剛才呢，誰都很靜默，並且我覺得我們好像等待什麼似的。

「我們是等待着「靜默」說話哩……」

「靜默告訴你什麼呢？」

「麥蘭德，假若我們還能夠說出靜默告訴我們的話，那恐怕就不是真正的靜默了罷。」

「……我們差不多已經交換了許多無意義的話了——一種無論誰都說得出的話——」

並且我們心裏不是覺得舒適麼？我們不是知道我們彼此已經交談了比說話更有價值的東西麼？我們已經談了些生人見面時說的客氣膽小的話；可是誰能夠把我們三個人的心旌都說出來呢？誰能夠說我們的靜默不能決定所有將來我們要作的事呢？……但是沉默已經這樣預先告訴我了，我將要像愛一個小妹妹似地愛賽婭賽特了……靜默

從我全身的靈魂裏向我呼喊，當我頭一步踏進這間屋子裏來的時候；並且這是我唯一聽清楚的聲音……（拉賽婭賽特到她的身邊）爲什麼，賽婭賽特，一個人一定要這樣

地愛你，並且當她吻你的時候，不由自己地淚珠便要滾出來了……（她在賽婭賽特的

唇上作一個長吻）麥蘭德，你也來……（她同樣地吻他）也許就是這一吻是我們都